

姐姐的电影

□刘心武

提起《神秘的大佛》这部老电影，刚子总要说：“那是我姐姐的电影！”家里富裕了，第一次国内游，刚子把目的地就在乐山要看那大佛。媳妇理解他。他们也果然去了，是自驾游，途中还特别造访了少林寺，因为那也是“姐姐的电影”。怎么回事呢？刚子十三岁那年，姐姐考上了省城一所著名的大学，轰动了周围十几个村子，那片地方，还是头一回有考上大学的，父亲高兴，就出钱请来电影放映队，到村里场院连演两天电影，那两个晚上，不仅本村的男女老幼都搬着板凳去看，邻近几个村的也来了不少，放映前后，刚子跟一群小伙伴，银幕前后跑来跑去，欢声笑语，仿佛个个都插上了翅膀，几乎飞上天。

那两个晚上的电影，放映队帮父亲精心安排，头一晚先演《神秘的大佛》，再演一部戏曲片《卷席筒》，第二个晚上安排的是《少林寺》和另一部戏曲片《墙头记》，这四部电影，如今连刚子儿子也知道：“那是姑妈的电影！”

姐姐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一家国企工作。姐姐没有依仗，就是靠努力学习，在专业领域能实干也善总结，才晋升到高级工程师的。刚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但是不管是刚子留在村里种庄稼养牛，还是后来进城在建筑公司当工人，姐姐见到他，总跟他说：“要学习。要掌握一门技术。技不压身。要把学习当成快乐的事情。”他后来学了暖通技术，到了工地，干活的看不懂图纸，他又能干活又看得懂图纸，让那些只能干活的好羡慕。姐姐鼓励他：“你虽然没上大学，但是只要你刻苦学习，以同等学力资格，你照样可以考取技术职称。”姐姐还跟他说：“学习无止境。专业上的进取是必需的。其实，获取任何知识都可以当成一种娱乐。”姐姐在电脑上示范，比如，专业领域里遇到一种设备跟意大利有关，于是就查意大利，知道意大利是怎么回事，欧洲历史上曾有文艺复兴，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有三杰，三杰是谁？其中达·芬奇有幅名画《蒙娜丽莎》，查出来端详，画上美人现出神秘的微笑，那么此画现在由法国卢浮宫收藏，查卢浮宫，发现后来美国建筑师贝聿铭在卢浮宫中庭设计出了个玻璃金字塔，什么模样？查出来端详，喜欢不喜欢随自己，再查贝聿铭，知道他祖籍中国苏州，苏州园林狮子林本是贝家的，再延伸查出苏州的主要园林景观，想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于是查杭州，查到雷峰塔……你看，这不比打电子游戏收获大吗？”姐姐使他养成了把把机学习当成了娱乐的好习惯。

2018年夏天，刚子考取了暖通助理工程师，姐姐呢，又考取了建造师。双喜啊！刚子决定，请姐姐看场电影。一般影城的电影不稀奇。刚好国家大剧院搞了个世界著名歌剧的电影展映。姐姐和刚子都还没进过那个“水蒸蛋”造型的大剧院，于是选了一部《叶甫盖尼·奥涅金》，姐姐和自己两家，都去看。姐姐好高兴，本着她那“学习即娱乐”的习惯，事先做足了功课，这部歌剧是根据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长诗改编的，普希金是什么时代的人，还有什么作品，歌剧由柴可夫斯基作曲，柴可夫斯基还有哪些作品……

刚子买到的是一楼第一排的一溜座席。姐姐的电影，又增加了一个名目啊！

电影开演了。演到一半，银幕上的女主角塔吉雅娜在唱咏叹调时，刚子却发现，忙碌一天的姐姐靠在椅背上睡着了！啊，好姐姐，你脸上的微笑多么美丽，多么甜蜜！弟弟诚心诚意奉献给你的电影，就算没看完全，你也必将永远铭记。

大家V微语

挥霍与慷慨

□周国平

●人们常常误认为，那些热心于社交的人是一些慷慨之士。泰戈尔说得好，他们只是在挥霍，不是在奉献，而挥霍者往往缺乏真正的慷慨。

●那么，挥霍与慷慨的区别在哪里呢？我想是这样的：挥霍是把自己不珍惜的东西拿出来，慷慨是把自己珍惜的东西拿出来。社交场上的热心人正是这样，他们不觉得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有什么价值，所以毫不在乎地把它挥霍掉。相反，一个珍惜生命的人必定宁愿在孤独中从事创造，然后把最好的果实奉献给世界。

●交往为人性所必需，它的分寸却不好把握。帕斯卡尔说：“我们由于交往而形成了精神和感情，但我们由于交往而败坏着精神和感情。”

谈天说地

花生种种

□丁纯

老家固镇盛产花生。它是老少咸宜的食品。

儿时，街口有个说书的盲人，说书兼卖炒花生，听书免费，卖花生是营生。炒熟花生一剥开，整个屋子香气四溢——吃的没有闻的香。

后来，我家自留地也种了些花生。中秋节前后，母亲挑拣饱满的花生晒干卖了，剩下干瘪的花生装在蛇皮口袋里。这些花生是我们日常的零食，肚子饿了，抓一把花生剥着吃；逢雨季或者节日，母亲便炒些带壳花生改善生活。花生虽味道佳，甚至比饱满的花生入口更香。所以，瘪花生更受青睐。

花生怎么吃，都吃不厌。农村人办酒席，花生是物美价廉的凉菜。流水席的水煮花生米，佐以陈醋、八角、麻油、葱花等，浇上肉汤，非常鲜美——典型的下酒菜。有的还切些萝卜丁点缀其间，萝卜是家乡特产的红皮萝卜，配在一起，有点门当户对的意思。

客家地区紫金县的水煮花生，我也爱吃。做法其实很简单：花生连壳煮熟了，晒干，用塑料袋子密封好了，防止回潮。它可作为茶点，也可以馈赠亲朋好友。吃了水煮花生不会上火，只是果仁有点干硬，对牙齿是个考验。同是客家地区的龙岩花生，小巧玲珑，精致极了，初见，



就会想起生活中曾经心仪的女孩。比起我老家的花生，龙岩的花生乃珍品。干炒、水煮，皆为上乘。

触动你内心深处记忆的美食，一定会与自己的经历有关。譬如，不爱喝啤酒的我，一到南京，必点一瓶金陵啤酒，切个例牌盐水鸭，再来一碟子盐水花生，最好是在花生当中，能让我看到那只八角——当然我不会吃那只八角，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多年前，大雪纷飞的冬夜，在宁海路的街头，喝啤酒，吃盐水鸭、花生米的记忆，历历在目。只是物是人非，能回忆的早已不愿去回忆。

来到岭南，也常在酒店里吃花生，是餐前小吃。基本上上来的都是油炸花生米，干干的，硬硬的——应付的痕迹太明显，就像期待一个香吻，匆忙中，亲的却是对方的鼻子，失落乎？在老家小酒店，花生是实诚的一道菜。花生米、凉拌菠菜、炒豆饼……大快朵颐啊。

我母亲喜欢将花生米泡在酸菜坛子里。这种吃法很罕见。如果让我选择，将煮好的花生米、大青豆拌在一起，想下饭，多放点辣椒；想下酒，就多放点陈醋、麻油……

另外，我还有一个发现，白面馒头就花生，有肉的香味，不知道别人是否有同感？

红楼隔雨相望冷

□潘向黎

白色的背面，但其中一片叶子不翻过去，只是轻轻摇晃着，定睛一看，那是一个圆圆的果实，一个小小的梨子。

哦，这是梨树。因为这个确凿无比的证据，我不但确定这是一棵梨树，而且回过头去，确认了几个月前的那树白花是梨花。这个适时出现的小梨子，是梨树对一个呆人打招呼：“你好！我是梨树呀。”

我惊喜地回答（说出声音来）：“你好，梨树。”想了想，加了一句：“你干得漂亮！”

原来，植物除了以花证明自己，还以果实。既不虚荣浮夸，也不压抑屈从，她们该开花时开花，该结果时结果，你若不了解就

不了解，你若有心了解则早晚能够了解，她们从容不迫，自行其是，不畏不忧，毫无压力。

植物往往干得比人漂亮，我输得心服口服。

三
草地上落满了辛夷花。开在树上的时候，觉得似乎是浅紫色的，又好像是粉红的，直到此刻，才看清了花的颜色，正面是柔白，反面是粉紫（正如爱情，一面是柔情，一面是灰心）。

凋零了，才发现它们从来都是一体的，是一件事的两面。

满地柔和的白与粉紫。辛夷到最后，竟然美成这样。有没有一种爱，可以美到尽，和辛夷花相匹？

辛夷落，满地都是无可挽回的美。

文史杂谈

故事里的爱尔兰人

□张怡微

假期里读闲书，看了不少与爱尔兰有关的小小说。众所周知，爱尔兰人非常会讲故事，经典如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是文学课上不可能绕开的名篇。近几年，我们翻译引进了不少爱尔兰作家的作品，其中有我非常喜欢的威廉·特雷弗，我还曾为特雷弗台湾版的短篇小说集《雨后》写作推荐序。此外，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曾来过上海，与王安忆教授对谈。谈到托宾的小说《长冬》时，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长冬》写的是一个年轻人在大雪覆盖的群山中，搜寻离家出走的酗酒母亲。在寒冷忧惧的等待中，他艰难度日，等待雪化后可能出现的母亲的尸体。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孤儿，孤儿劝慰他说，好在这样的事你只会经历一次。王安忆说，“从感情上来讲，我觉得是真正有过丧亲之痛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可见，爱尔兰作家又是非常懂得生活的，懂得生死、懂得丧失、懂得真正的抚慰。

我偶然读到美国华裔作家任璧莲小说《谁是爱尔兰人》，小说里写到“我以前总以为爱尔兰人和中国人一样，拼死拼活修铁路，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为啥中国人要比爱尔兰人强……”修铁路的爱尔兰人，我在美剧《大西洋帝国》里也看到过。似乎在刻板印象中，住在布鲁克林（托宾也有一个长篇小说就叫《布鲁克林》，女主人公从爱尔兰的韦克斯福德郡恩尼斯科西镇漂洋过海到美国当百货公司售货员的爱尔兰人，男性从事修地铁的苦差事、女性则是做缝纫。这可能与大饥荒移民潮有关，1845年，土豆疫病致使爱尔兰陷入了饥荒，也改写了历史。任璧莲小说里刻板印象的中国人比刻板印象的爱尔兰人强，印象中大概只有去年的电影《英伦对决》做到了。

成龙扮演的关玉明是一个唐人街开餐厅的普通华裔，因故卷入一场争斗，可见都是劳工阶层的苦难与传奇。仿佛在小说或影视剧中，爱尔兰人不是当劳工，就是当流氓，颇有些生活所迫的意味。今年也有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电影《爱尔兰人》会上映。

比起爱尔兰男性的艺术形象，在美国的爱尔兰裔女性形象也很有特点。托宾的《布鲁克林》当然是一例，说的是去美国消费社会见过世面的爱尔兰姑娘回乡之后心态不一样的故事。爱尔兰姑娘的野心在《大西洋帝国》里也可见一斑，玛格丽特就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出身底层，通过自己的智慧挤入上流社会，最后甚至肩负起了一定的社会责任。爱尔兰姑娘这种复杂的进取心，在别的作品中也可以见到。譬如我最近看了美国作家马修·托马斯的长篇小说《不属于我们的世纪》，说的是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在美国的故事。里面的爱尔兰男性是个知识分子，社区大学里教书，如果不是太太艾琳盯着他买房子，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诸如“我们已经来美国一百年了却没有自己的房子”这样的事。艾琳在少女时期就很明确地知道，不能嫁给那个很有感染力的卡车司机。她会挑选生活搭档共同奋斗，热爱在劳动的基础上过上更好的生活，对生育问题很焦虑，热心为孩子比较学区房，喜欢计划分配经济生活……总之，和我们现在会看到的女性非常像。当然，她也会失算，也会迷茫，她失算的部分就是她没想到丈夫在退休前就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这冲击了她一生的规划。这令我不禁想，最好的爱情故事大约都是和信念有关的。小说里的爱尔兰女人怀有着这样的信念。信念没法战胜贫穷、疾病，有时也没法战胜诱惑。但是没有爱的信念，有质量的爱并不会作为廉价的恩赐降临。好像小说里，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丈夫过世以后，妻子艾琳决定如果真的再来生，她希望自己能够被归入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标签类型里——某些标注着“假日”或“阳光”之类热情奔放的词条中。不过，这一辈子的她仍是她，永远不会再婚。“这就是人生：你只能破釜沉舟”。

我没有去过爱尔兰。好在有文学，让我在心灵层面感觉到某种亲切。



大露天矿畅想

□赵理

阜新市书画院画家、阜新市海州区美术家协会秘书长、高级美术教师。